



眼底沧桑

在历史的残蜕间行吟

郑骁锋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眼底沧桑

在历史的残蜕间行吟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底沧桑:在历史的残蜕间行吟/郑骁锋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3
ISBN 978-7-209-05654-0

I. ①眼… II. ①郑…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9975 号

责任编辑:张智慧

装帧设计:李海峰

眼底沧桑

——在历史的残蜕间行吟

郑骁锋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8.5

字 数 210 千字 插 页 1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654-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序：向远方

如果某天，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有台足够功率的望远镜对准了地球，对准了这列火车；那么，当蠕动的灰线终于映现在某双瞳孔上时，这列载着我奔驰的火车究竟已经驶向了何处？

这个有些荒诞的假设经常令我在旅行时陷入迷茫。因为我知道，抵达任何彼岸都需要时间，即使最快如光。如果那个星球距离地球一光年，意味着它用镜头所捕获的火车，只是一年前的幻影——就在我往车窗外斜眺的这一刹那，如果搜寻的视线偶然交集，彼此眼中的亮光，是不是早在亿万年前就已经黯然熄灭，彻底消散在了永恒的黑暗之中？

在镜头那侧揉搓着昏花老眼的，是否就是那位疲惫的上帝？

这种想象总会令我感觉到一股来自蛮荒的寒意，并由此意识到火车正开足马力，咆哮着冲向一个没有尽头的巨大黑洞。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黑洞其实就是我的目标；不过，我要做的是逆转身子，以背对的姿势往回张望——我上火车，只是为了追寻历史坠落的轨迹。确切说，不是坠落，而是流浪——历史的影像，不就是那一缕缕疾射而出，孤独地流浪于浩瀚太空的冰冷光线吗？

这个过程我原本可以在书房里舒适地进行。有躺椅，有热茶，有音乐，有前人连篇累牍的记录。但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我翻动泛黄的书页，耳畔就会传来车轮的轰鸣，竖排的汉字也幻变成一条条锈迹斑斑的铁轨，不断在眼前扭曲跳跃。

轰鸣声越来越响，越来越令我坐立不安，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深处的呐喊：向远方！向远方！向着千百年前的远方，回到历史曾经的现场！

谁也无法进入太空拦截流浪的光线，我只是希冀，能够寻找到一丝半点它们昔日掠过大地时留下的焦灼擦痕，就像面壁的达摩化去之后，他那被依稀印在青石上的孤寂身影。



尽管沧海桑田，加之后人一层层有心无心的涂抹，很多所谓的历史现场已经偷梁换柱面目可疑；但即使做一个摸象的盲人，起码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那层诡异皮肤的粗糙，还有厚实肌肉下有力的心跳。

这种身临其境的参悟是枯燥的史书典籍无法传达给我的，于是，在一个深冬的黎明，我抛下沉重的书卷，背起了简单的行囊。从浙江中部出发，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河北……足迹一轮轮向外扩散。

战场，老屋，陵墓，废井，祠堂，古寺……过去的两年，我反复在这些散发着岁月霉腐气息的荒芜角落里，南辕北辙地寻找着远方。

寂寞的旅程中，我喜欢猜测同车旅客的身份以及出行的目的。他们有的回归，有的逃离；有的求出卖，有的为获取；有的祈祷平安，有的期待奇遇。然而我知道，虽然同坐一辆车，我们的方向却完全相反。他们在一站站接近前方，我却一站站退回过往。我甚至能在方言的变化中——由我所居住的城市北上，语调一站硬过一站；南下，则一站难懂过一站——感受到时空迎面而来的迅速倒流。

终于，汽笛声里火车逶迤远去。立在出站的汹涌人流中，看着一张张因抵达而重新变得鲜活的脸，我竖起了衣领。

独自走在陌生的土地上，我眼底苍凉，步履彷徨。

2010.11.12

目录

序：向远方

1. 我的朝圣——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 1
2. 剑气南来——浙江龙泉：剑池湖遗址 17
3. 稷下之殇——山东淄博：临淄齐故城遗址 31
4. 楚歌——安徽灵璧：垓下古战场、虞姬墓 45
5. 大江东去——湖北咸宁、黄州：武、文赤壁 59
6. 除三害——江苏宜兴：周王庙 71
7. 暗夜鸡鸣——江苏南京：鸡笼山、鸡鸣寺 85
8. 十万佛光——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99
9. 东京残梦——河南开封：大相国寺 113
10. 你本是天上一座杀人星——安徽合肥：包公祠、包拯墓 129
11. 上梁山——山东济宁：水泊梁山 143
12. 天下西湖——浙江杭州：西湖 157
13. 天之道——浙江青田：石门洞 167

14. 遍地东林——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181
 15. 秋风一笠翁——浙江兰溪：芥子园 197
 16. 一官归去来——河南南阳：内乡县衙 213
 17. 褪色的天堂——浙江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 229
 18. 我来正当摇落时——安徽合肥：李鸿章故居、李鸿章享堂 243
 19. 帝国的迷航——浙江舟山：嵎泗花鸟灯塔 259
 20. 辛亥年——湖北武汉：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273
- 后记 287

1.

我的朝圣

——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

廊内只有我一个人，脚步空旷。我知道，这163米的长廊，浓缩着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的中华历史，每迈过小小一步，就已经是几代人生老病死的距离。

“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在下马碑前，我下意识地正了正肩上的背包带。我注意到，很多游客路过这块并不精致的狭长石碑时也都缓了片刻。

但就在此时，我想起了一段来自遥远西方的文字，冰冷，坚硬，严厉，令人不寒而栗：“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

这是《新约·马太福音》里的一段话，说这话的，是耶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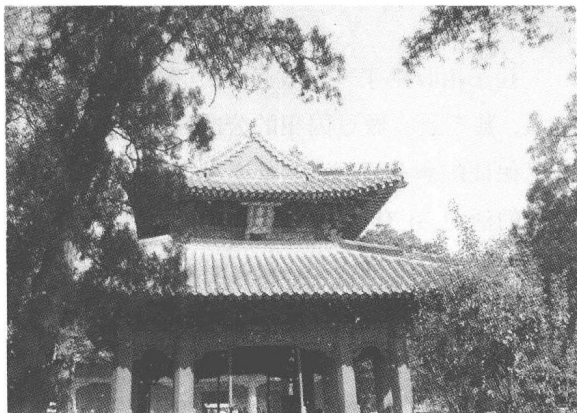
“东方耶路撒冷”是西方人对曲阜的定位，令我想到耶稣。虽然没去过耶路撒冷，但在我印象中，那座地中海边的古城，气氛应该是紧张，激烈，甚至有些压抑的，就像一块紧绷了几千年的亚麻布，干燥板结，枯血斑驳。然而越接近孔庙，我就越感到舒缓，似乎连呼吸都渐渐匀长起来，步履之间好像也多了几许大袖飘扬的典雅。

“金声玉振”，孔庙门外第一座石坊，建于明嘉靖年间，源自孟子对孔子的赞颂，意指孔子思想有如奏乐，以铜钟大音始，以玉磬悠扬终，庄严而平和。钟磬古远，加之牌坊下人声喧哗，我很难怀想孟子所说的意境；不过我记得，《论语》中记载过一次玉振之声，击磬的，正是孔子本人，那年他五十五岁，去鲁周游来到卫国。击磬时，刚好有个挑着草筐的汉子路过，他听出来，孔子是在用磬声抒发着“没人理解我”的孤独。

《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曲阜的天空碧蓝如洗，空气中隐约弥漫着酱香，想来孔庙附近大概有个酒坊。

金声玉振坊之后，依次是棂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大成门。甬道平展而宽阔，但走在上面，我总觉得自己在步步登高，一重又一重大门在视线远处层层敞开，仿佛永远没有终点。



孔庙杏坛

穿过大成门，我看到了杏坛。围有石栏的方正亭子，黄瓦朱栏，檐角在十月的阳光下闪着近乎透明的白光。

《庄子·渔夫》：“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庄子》多寓言，所谓的杏坛，不过是一个土台罢了——杏坛建亭最早始于金代，之前也只是一个三层台基。

正对杏坛有一只半人多高的金代石香炉，但没有杏树。抚摸着光滑的香炉，我一厢情愿地把它想象成一截粗大杏树的残桩。

琴声停滞了一下，但立即恢复了平缓的节奏。凶悍的武士挽起衣袖，将雪亮的利斧高举过头顶，狠狠劈向孔子背后的大树。这是在宋国地界，宋司马桓魋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孔子的驱逐，并威胁要杀他。那年，孔子六十岁。

一斧紧接一斧，木屑四溅，但孔子仿佛视而不见，仍旧双目半阖，微侧着头，凝神弹奏着。身边的众弟子虽然有的面色铁青，有的神情悲愤，但每个人都在竭力忍耐，端坐着一动不动。琴声清冷，树叶簌簌飞舞。

终于，大树轰然倒地，扬起的尘土厚厚地笼罩了师生。铿然一声，孔子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他双手推琴，慢慢站起身来，对弟子们微微一笑，淡淡地说：“走吧。”花白的发间，落着几片碧绿的杏叶。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在杏坛前，我忽然意识到，作为私人讲学最早最著名的倡导者，将原本深藏于贵族官府的知识撒播在民间，这对于孔子一生梦想恢复的周礼，客观上是不是一种

偏离？

孔子招收弟子“有教无类”，没有贵贱种族的限制，弟子中有很多如曾参一类的穷人，甚至还有做过囚犯的公冶长，他寄予厚望的颜回，更是个箪食瓢饮，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陋巷贫民。他难道没想过，当卑贱的人们平等地接受教育后，他们脱胎换骨般的活力，还有谁——尤其是经过太久享受而腐朽退化的贵族们——能够压抑呢？这种来自于低层的力量，对原有那种等级森严的古老秩序，是自觉维护还是加速“礼崩乐坏”呢？掌握前所未有力量的人们，还会永远满足于一成不变的君君臣臣吗？

《圣经·创世纪》：“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对于以血缘纽带为根基的周礼，孔子是“神”还是“蛇”？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晚年的这声长叹，我以为除了他对自己代替天子褒贬制史而不安以外，还有更深的感慨。

杏坛左右是大成殿的两庑配殿，开间极长，资料上说每庑长达163米，两庑连带门整整有100间。庑内几十个红漆的神龛一字排开，每龛供奉着三或四块红底金字的牌位，所有牌位都用相同的楷体写着名号，我在其中看到了：左丘明、董仲舒、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文天祥、方孝孺、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

庑内窗户紧闭，带着浮尘的光线透过窗棂的方格，斜斜将廊屋分割为明暗两部分。我站在阴影里，看着光雾中的神龛在眼前延伸、延伸，直至缩为小小的一点，隐入朦胧。伫立许久后，我向被黑暗吞没的神龛尽头走去。

廊内只有我一个人，脚步空旷。我知道，这163米的长廊，浓缩着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的中华历史，每迈过小小一步，就已经是几代人生老病死的距离。

隔几个窗户，便有一扇开启的庑门，阳光倾泻而入，将昏暗的廊道切成一段黑一段白，远远望去，就像一道无限铺展的铁轨。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华从远古走到今天的漫长轨道，身侧比肩而立的牌位，就是一块块接力奔跑的站牌——或者说，是一截截托举中华不倒的坚硬脊梁。

而这一切的起点，无疑就是那个小小的土台，杏坛。

大成殿。孔庙的主体建筑，祭祀孔子的中心场所。

不必赘述殿宇的宏伟，能够与故宫太和殿、泰安岱庙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

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大成殿的等级和规模。

十二级石阶，双层大型浮雕龙陛，汉白玉上云团翻滚，双龙上下交缠，狰狞对峙。上殿时，我想起了孔子告诉子贡的一个梦。那个初夏的深夜，他梦见自己坐于殿堂中央，被人们认真地祭奠着。七天之后孔子逝世，时年七十三岁。

大成殿正中，孔子帝王衣冠，手执笏版正襟危坐。与通常眉清目秀的神像不太相同，孔子塑像的上下唇没有并拢，像是有点小小的龅牙。

我明白那是塑者有意为之，他想要告诉世人，孔子的相貌非同一般，天生就不是凡胎。我翻过典籍，关于孔子的长相，综合了林林总总的记叙后，大概能描摹这么一个粗略形象：个子很高，起码有一米九，被称为“长人”；头顶凹陷，类似先天缺钙症状，但体健力大；肤色黝黑，眼神炯亮。此外还有一些更不客气的描述，什么身材比例奇怪，上长下短，耸肩驼背，脑门高突，门牙外露等等。这些异相想来是有些根据的，孔子长得可能确实不太漂亮，这点就连崇拜他的荀子都没有去掩饰，他干脆说孔子的脸丑得像驱鬼仪式上的丑怪面具。不过古书上记载最生动的，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郑国人对孔子形象的比喻。

被桓魋赶出宋国后，孔子来到郑国；在郑国都城，师生走散了，众弟子十分着急，





沿途寻找。这时，有个路人对子贡说，他在东门那里见过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模样很有特点，“额头像唐尧，后颈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只短了三寸”；看着子贡面有得色，他话头一转：“活脱脱像一只落魄的丧家狗！”

见面之后，子贡把那人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孔子，孔子欣然笑道：“丧家狗，他说得对，说得很对啊。”笑容中饱含着苦涩。在我想象中，那是一个阴冷的雨天，蜷缩在门洞里的孔子衣襟沾满了泥泞，须发湿乱手足冰凉。

丧家狗的比喻还是轻的，有时候，孔子甚至嘲讽自己在世人眼中或许已经成了一头危险的野兽。在陈国，他们被困在荒郊野外，断了干粮，情况极为窘迫。孔子挨个叫来几大弟子，向他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我不是野牛猛虎吧，如今却沦落到流浪旷野——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难道真是我的道错了吗？”

颜回的回答最令他满意：“夫子之道至大，所以天下容纳不下——容纳不下又有什么要紧？容纳不下才能显露君子！”

那次绝粮，尽管弟子中体质弱些的都已经饿得站不起来了，但孔子依旧讲诵弦歌

不衰。

我仰视着孔子像，努力想找出一丝半点丧家狗或者野牛猛虎的痕迹，但华丽的帷幔后面，只是一个双目遥望，威严中带着温和的魁梧王者。

“至圣先师孔子”。一米多高的神位九龙盘绕，金光闪耀。

我突然记起李敖说过的一句话：“等我死了，你们才会想起我，想得发疯。”回忆着说这话时，他面对镜头的苍凉神情，我顿时有了想哭的冲动。

现存的曲阜孔庙占地14万平方米，保存历代建筑100余座466间，但最初的孔庙只是三间小屋——孔子去世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居改立为庙，陈列孔子生前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等，供人祭祀瞻仰。到了西汉，那些文物还在，司马迁就曾亲眼见过，他在孔子遗留的礼器前留连徘徊，久久不能离去。

如今那些礼器早已成了劫灰，湮没于历史的黑洞之中。好在孔庙内还有一些岁月擦抹不净的角落，依稀铭刻了孔子印在这块土地上的残存体温。“孔子故宅门”，虽然已是挑檐朱漆铜钉的明清风格，但据说还在原位置。从前，孔子每日就在这里进进出出。

孔子站时，不在门中间；走时，不踩门槛。

如果国君召唤，孔子不等待车辆准备好，立即步行出门。

孔子上车，一定端正地站好，拉着扶手，不向后回顾，不快速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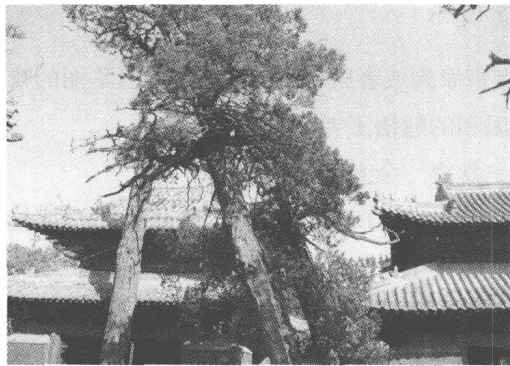
……

我用《论语》上的记载，一点点拼凑着经过这门时的孔子。最终，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高瘦的少年，他刚从外面回来；虽然竭力控制着，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呼吸的急促，身躯的颤抖。

“我家大人邀请的都是有学问的士人，可不敢招待阁下。”盛大宴会的门口，鲁国实际统治者季氏的家臣阳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横在了孔丘身前，脸上带着戏谑的笑。早在三岁时，孔丘就失去了父亲，这一年，母亲又去世了，他彻底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孔丘没有说话，盯着阳虎看了很久，握着缚在腰间的麻布，默默地转过了身。

《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还有一口井，据说也是当年孔子的遗迹，五十五岁之前，除了短暂的出游，他饮用洗漱的都是这口井的水。井口罩着钢丝网，透过缝隙看下去，深邃，幽黑，没有丝



毫反光，想来早已干涸。凝视得久了，幻觉风化严重的井壁慢慢开始湿润，重又渗出了汨汨清流。

辘轳吱呀吱呀绞动着，陈旧的木桶缓缓升上了井口。一阵晃荡后，微绿的水面浮起一张脸，皱纹纵横发白如雪，只是眸子依然澄澈，隐隐晶莹。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在外颠沛流离，碰壁十四年后，疲惫的孔子回到了故乡。这年，他已是六十八岁，垂垂老矣。

孔子返鲁后，不再热衷于政事，而是集中精力整理典籍，教育门人。他的晚景十分凄凉，短短几年内，妻、儿，还有爱徒子路、颜回，相继先他而去。

孔宅的故井和故门都在孔庙的东北角。很长时间里，孔庙与孔府是合一的，孔子的后代大都附庙而居，直到隋大业年间重修孔庙，将孔府移到孔庙东侧，从此才庙府分开。此后孔府日益添建，到清末已是一座占地7万多平方米，有厅、堂、楼、房560余间的庞大建筑群。

进入孔府后，其中的豪阔却令我有些失落。与其说，我希望看到的孔府是这一进进富丽堂皇的明净宅院，不如是最早的那三间小屋，即使只留下几截倾颓的土墙。

孔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踩得光滑如玉，显露玛瑙色泽的石阶；一堵隔绝内外府的高墙，墙上开有青石水槽，挑夫每日由此将水倒入内宅的水缸，以保证女眷的私密；一块极像搓衣板的多棱石台，下人犯错，就让他们跪在上面。

还有两株葱郁的石榴树，被种植在后堂楼前。石榴在中国是多子多孙的象征，而后堂是历代衍圣公夫妇的卧室。



孔府石阶

1919年，孔子七十六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病逝，身后只有两女，尚无子嗣，圣裔堪忧；幸有一侧室王氏怀有身孕，只是不知男女。

三个月后，王氏分娩，其时石榴树下拱卫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随时向中央报告生产情况。不巧王氏难产，为了迎接“小圣人”，孔府上下门户齐开，

还在门上挂了弓箭，以讨“飞快”的彩头；所有人都焦急而忐忑地等待着。

深夜，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曲阜全城响起了如释重负的狂喜鞭炮，同时北洋政府接到了电报，天佑圣人，孔氏有后，是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1949年，他去了台湾，2008年在台北去世。

如果说拜谒孔庙我有一步高似一步的感觉的话，那么初秋的孔林，令我有种重新回到平地的亲切。毕竟，这片林子深处真真切切长眠着耗尽精华的孔子。

苍老的柏树两两拱立，树干笔直，纹理如虬盘旋冲天，左右的树冠几乎已经相接，用一种带点蓝色的深绿遮掩着几百米长的神道。正午的阳光散碎地筛在一行行青砖上，随风游走，书写着古老的文字。

慢慢走着，不时停下来拍拍道旁冰凉的石人石兽，半个小时后，指示牌说，享堂后面就是孔子的墓地了。

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小小的亭子，前面竖着碑：“子贡手植楷”。里面围着一段半人多高，颜色褐黄的树干，我轻轻摸了一下，坚实，硬重，有种金石的质感。

子贡，又是子贡。有关孔子的记忆，子贡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自然是颜回，但有学者统计过，一部《论语》，提到颜回二十来次，而子贡却有四十四次。

子贡并不是最多的，子路比他还多三次。

子路性情粗犷刚直，武艺高强，一般说来，子路之于孔子，类似于护法侍卫。孔子自己也说过：“自吾得由（子路名由），恶言不闻于耳。”有了子路在，还有谁敢对孔子不敬呢？但我却以为，更多的时候，不是子路捍卫孔子，而是孔子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子路。

“子路啊，我担心你不得善终呢。”讲学间隙，孔子扫视着身边的弟子，子路挺拔的腰杆令他欣慰，但随即长长叹了口气，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他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的子路，冠插雉鸡羽，身佩野猪牙，高昂着下巴，眼神中尽是挑衅和鄙夷；那时他就看出，这位崇尚勇敢的血性汉子，身上有着太多高于常人的可贵锋芒，却不懂如何聪明地使用，就像一把没有鞘的利剑，大开大合的劈砍总有一天会被折断。他努力引导着，化解着，想使他学会怎样保全自己——尽管子路只比他小九岁，但在他眼里，永远像一个倔犟的孩子。

陪伴孔子周游列国后，子路最终在卫国的内乱中被人杀死，临死前从容系好被打

落的帽缨，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君子死而冠不免。”消息传到鲁国，孔子极为悲痛，衰老得更加快了。

我以为，如果孔门真有护法的话，那个人只能是子贡。

若以政事而论，子贡绝对是孔门弟子中成就最大的，通达雄辩，在列国之间玲珑八面，混得风生水起，并担任过鲁、卫两国之相。曾经单枪匹马在齐、吴、越、晋诸国间纵横捭阖，为鲁国化解了一次大兵压境的劫难。

子贡还善于经商，为孔门弟子首富。孔子一行人周游列国，少不了子贡雄厚的财力支持，甚至连孔子的名声都大大借助于子贡在诸侯间的揄扬。司马迁曾评论：“（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子贡原本自视极高，连孔子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论衡·讲端》）后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有人甚至称他已经超过了孔子。对此，子贡解释：“拿房屋的围墙作比喻吧。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里面的家具陈列你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夫子的围墙却高达数仞，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去，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殿宇的多样——可又有多少人能找着夫子的大门呢？”

明正德年间，为护卫孔庙，整个曲阜县城东移，耗时十年重修了城墙。明曲阜城的正南门，同时也做了孔庙最外的一道屏障，门额用了子贡的比喻，朱书“万仞宫墙”。宫墙被建成一个半圆的弧形，与左右对称的长方形孔庙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从空中俯瞰，宫墙与孔庙，像极了一口巨大的铜钟。

孔子去世时，子贡四十二岁，无论作为学者、商人，还是政客，这都是最富强的年龄。然而他抛下一切，官职、财富，甚至妻儿，在孔子墓前，搭了一间小小的茅草房，寂寞地守护了漫长的两千多个日夜——孔子死后，众弟子服丧三年，独有子贡守了整整六年。

“子贡庐墓处”，当年的草庐已被后人翻盖成了三间朴素的瓦房。瓦房被茂密的枝叶所掩盖，而子贡庐墓的时候，这片比曲阜老城区还大的森林，还只是一片野草丛生的荒漠。最先在这里植树的，是孔子的学生；他们从各自的家乡带来了树苗，一株株种在孔子墓地的边上。

每日早起，子贡挑着水，一勺一勺地给每一棵树浇灌。有时弯腰久了，身体酸痛，他会直起身，看看天。在那六年中，除了无尽的哀悼，他心中时刻纠缠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片无边无际的天空，究竟该如何去解读？